

# 魅鏡



江都一函齋  
題

◎ 各界各門人指許  
新編嚴指撰

是書爲武進指嚴許國英先生所撰先生文名藉甚著作等身久爲海內學子所  
信仰如某大書局所出歷代名人書札皆係先生所著其餘出版名作亦指不勝  
屈歷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洋公學教務及北京財政部某機關秘書故政學  
兩界往還書札多有先生任事時積存之稿隨類編入先生因見坊間尺牘大都  
雷同鄙陋陳相因特出新裁選集此書全編凡分政界軍、實業教育社會家  
庭禮俗女界等門每門又各分類目自中央外省以迄各省交際不下數十類所  
撰各書札皆切於實用合乎時尚文體廣散兼列雅贊第一流陳舊淺俗之弊  
有間擅用因點標明以清眉目每篇又以簡便法加註引以俾學者易于領悟且  
省檢查之勞復于原片擷取詞藻以類相附足供研究之道者尤易尋化倘用法  
尤勝是讀先生所著之書贈數百通卽不啻有以手函督督胸中可以隨意運用  
也政界門內並附公文舉例內分公文名類公文作法公文通用語詳解說明  
文牘格式言之甚詳非深得個中三昧者不能道其隻字後附附世文範係先生  
歷任幕職時爲當道諸名公代作之詩文聯從未刊行更屬名貴全書四百頁計  
三十萬言業已出版洋裝金字定價一元八角特價大洋九角半裝定價一元四  
角特價大洋七角外埠函購郵票代洋九五扣算外加郵費一成廉價期十二月  
底爲止

(代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四馬路國華書局

李定夷著

# 千骨

# 金

# 骨

# 千

# 金

# 一

# 笑

# 錄

情而至於慘其情可知矣情到慘處乃見其情情到真處乃足感人此于金骨之所以可貴也李定夷先生人生著小說實玉怨鴛湖潮萬窗淚影等雖極贍灸不知絞幾許腦汁而始著成縱具木石心腸讀之亦當淚下也昔敘姊妹二人初則婚姻奮堵終至兩敗俱傷其間離離奇奇之情節如遊山险道上真有目不暇接之勢全書都十萬言用文言體凡二十回愛讀先生文字者幸勿失之現已六版定價六角

李定夷譯

# 金

# 骨

# 夢

# 遊

# 戲

# 百

# 才

# 錦

古人句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痛哉世界而不幸發生流血之禍今歐洲列國兵連禍結已歷數年之久實自有世界以來之大戰也離人骨肉寡人妻子身受苦因極痛心耳聞者亦應淚下是書記一雙未婚夫婦事其夫身隸軍籍出征被俘其妻出種種方法以求之破鏡終未重圓夢到遠西無覓處正此之謂也定夷前譯紅粉劫久已膾炙人口此書文情雙絕堪與紅粉劫並稱也定價五角

最是人生難得事終朝開口笑呵呵處此萬方多難之時哭且不遑何有於笑然至欲哭無淚徒哭無益看笑話書因一書可紀數百則之笑話卽一書可謀數百次之在笑本書皆最新穎最滑稽風雅之笑談作者盡知名之士如少岸秋水定夷輝雲諸君尤著聲聞以視前出廣笑林笑話世界等工力悉敵而新類別又過之洋裝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讀紅樓夢祇一種小說耳讀聊齋祇一種筆記耳讀長生殿祇一種傳奇耳讀西廬祇一種彈詞耳讀來坊間所出之書除月刊雜誌而外每一部祇一種小說耳讀本書共有一百種類凡百無論何種小品文字無所不備觀種種讀者要看什麼就有什麼沉皇寢獨浩別開生面而此書南樊山等皆當代名流讀者手此一編反覆細玩定愛不忍釋也定價一元四角

小社會  
魅 鏡 下集二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五回 火燒藏書樓書生脫離 塵封薦福寺嬌女潛蹤

前回書中講到銀枝吩咐小婢悄悄將葉文霞遣出大門之後在銀枝以爲是算無遺策不料因爲文霞一走沒有折證轉被奸婦喜氏借口說他們是賊人心虛顯見得這其中無私有弊轉累銀枝幾乎屈喪了性命這也是銀枝用情有餘運智不足的去處再說文霞那時候倉皇失措跑回家裏臉都嚇得變色他母親見他這形狀忙向他追問緣故他也不肯明白回答一口氣躲入自家住的那個房間想到這件事一經破裂我這銀枝姐姐必受委屈這都是我害了他越想越覺得悲慘一時恨不得再跑轉去替他將這罪名擔負過來或殺或罰悉由我一人去承受只要饒恕我的銀枝我雖然死了也是瞑目及至再一轉念想到那禹氏的威嚴喜氏的刁詐又嚇得渾身抖戰好像有人來捕捉他似的縮着頭不敢出房門一步惟有嗚嗚咽咽的哭了半夜眼皮都不會合

得一合約。莫有四更時分呆呆的擁着一幅單被。前恩後想。正沒做理。會忽然的接連像下雨一般吹下許多落葉。文霞大大吃了一嚇。暗自思念頭不好不好。莫非銀枝已經覓死了他的陰魂捨不得我特地要尋我來說話……想到這裏不由膽壯起來。跳下床穿着鞋子走入天井裏。四面張望。其時剛值初秋夜深。如水半輪殘月藏在黑雲裏。祇微微的露着一絲影兒。天高地靜。那裏有銀枝的身影。一陣涼風透人衣袂。頓時毛骨森竦。喊了一聲哎呀。三脚兩步的躲得進來。嘆了一口氣。又淌下許多眼淚。（此等處俱有着落。並非徒寫文霞迷信讀者記清。）後來疲倦已極。不知不覺睡到第二天紅日瞳瞳離着晌午。不遠畢竟由他母親喚醒。僵着他起來吃了些飯。心裏總因爲放銀枝不下。悄沒聲的跑至袁宅門首打探。又不敢過于逼近。只得遠遠的察看他們公館裏舉動。聽得旁人傳說果然銀枝服了鉛粉。幸喜遇着西醫救轉性命。沒有妨。

礙自家方才暗暗叫聲慚愧垂着頭只是信步亂踱走了一截路已離路于飛家裏不遠偶一動念便去尋覓于飛告訴他這種變故于飛本沒有父母近年依棲他叔度活雖然有個叔母却只憐愛他自家一個女兒看待于飛狠是淡薄于飛日間除得在學校裏讀書借着一班同學姊妹談談笑笑尚有樂趣及至回家時候那就可憐得很了于飛平時也曾對文霞講過你要會我不可向我家裏頭來怕叔母他們編派我的不是文霞也記着這話無如這時是心慌意亂却顧不得許多遂向那兩扇破門上拍了幾下一會子走出一個女孩子出來蓬頭赤脚短短臉兒安着一對金魚大眼年紀同于飛倒還彷彿只是身段矮一截比不上于飛娘娜文霞本也知道于飛有這一個妹子因爲他不曾上學却是未嘗會過看了不由好笑便向他問道于飛在家嗎此刻也好到散課的時候了那個女孩子將文霞上下打量了一番才將那雙大眼擠了擠笑着回道你問我姐姐做甚文霞道我有好多時不會見他了今天特地過來

奉訪。想同他譚幾句話兒。那女孩兒將頭搖了幾搖。說這個我不知道。我媽回來了。有甚麼你去問他罷……說着就用手向文霞身後一指。文霞急掉轉身。子已見大路上來了一個黃臉婆婆。肩上扛着一枚極大的番瓜。手裏捧一包荷葉。裏面想是切的熟肉。跋着兩片破鞋。迎而而來。一眼看見他女兒同個驀生男子站在一處。登時放下臉色。向他女兒吆喝道。小金子。你在這裏同誰囉。嗚。你是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怎生不守着規矩。被你老子瞧見。看他捶你……說得那女孩兒氣憤憤的。將門撲通一關。徑自走轉進去。那婦人一面推門而入。也沒有正眼去瞧文霞。文霞直嚇得將舌頭伸了伸。那裏還敢再向他問于飛消息。挾着一肚皮悶氣。依舊跑轉回家。剛走進堂屋。他母親厲聲說道。怪道呢。我說你昨天怎麼那樣垂頭喪氣。原來是闖下大禍來了。我教訓你的話。你儘管當做耳旁風。必至鬧到這個分際。方才死心塌地。你這般沒有長進。敎我將來怎生見你的父親文霞。知道這事業已破露。只得老着面皮向他母親。

含笑問道：娘想得到甚麼消息了？俞氏向房裏指着說道：我有甚麼不得着消息呢？你的衣箱行李適才由那邊家人押着送來說他們太太吩咐以後再不許你到他那邊走動並一長一短將你做的好事告訴了我。又說他們少奶奶聽見父親身故此時已回轉娘家去了。文霞方才知道童毅身死不覺失聲嘆息道這一來銀枝姐姐益發要傷心了他的身子又弱如何禁得住這樣磨折……說着便又將喜氏誣陷他們的話告訴了俞氏。俞氏冷笑道：蒼蠅不抱沒縫的蛋。你們總該有點形跡瞧在他們眼裏以至才鬧出這種笑話。有錢的大家女眷行動都是隨心所欲愛你做乾兒子也是他聽了謠言驅逐你回來也是他我們且不管別人好歹但是你在先若聽我的言語不用冒冒失失的跑向那邊住着今日又何至受人家這般凌折？你年紀輕輕將來還要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呢！先將名譽攬得壞了以後如何會再有出息……文霞聽見他母親責備也沒敢分辯只是低着頭一言不發。俞氏又恐他受了委屈轉又安慰

慰了他。幾句說以前的事，一切都不必提了。從今以後，你須上緊，用功千萬，不可再錯走道路。銀枝姐姐，你既同他要好，就該各事保全他，做了一個青年男女，不是鬼鬼祟祟的，在一處談笑，這便算做文明的……文霞被他母親一頓數說，却也無言可答，只得慚愧的躲入他臥室去了。滿意于飛回家，知道我去訪他，他一定不久便來。誰知等到晚上，也沒見于飛影子。心裏又有些怏怏不樂，書也無心去看，茶飯也懶得去吃。要說爲的是甚麼呢？一共也說不出個道理。次日午後，萬分無聊，儘負着雙手，在門首閒眺，遠遠的瞧見一個短髮齊肩的女孩子，腰裏挾着一本書包，忽忽而來。文霞猜他定是于飛，走到面前，果然。是他不由笑着說道：「好呀！你忙得緊呢！」怎麼昨天我約你去，一總不見你過來？談談于飛，此時不及答話，兩人一齊走入屋裏。于飛先將書包放在一旁，輕輕踩着脚，向文霞埋怨道：「你這人真不解事，我屢次向你說叫你不用到我家裏囉。」你偏不聽，昨天又親自去了。一回好好你做的事，幾乎屈死了一个銀枝。

姐姐又來放我不過也要將我的性命送掉你才稱心呢可是不是……說着  
眼眶子一紅幾乎流下淚來文霞連忙陪着不是笑道是我一時糊塗忘記你的  
我便因為心裏愁恨不過特地想尋你去訴一訴心曲定然你的那個叔母又  
說了你甚麼了于飛將頭點了點又說道他們上了年紀的人口口聲聲都說  
我不應該同男子做朋友其實我的朋友也祇有你一個除得你其餘不過三  
五個女同學常常來往他們還看不過哩必定像他家那位小姐終日守着閨  
門方才算得個循規蹈矩我的嬪娘因為瞧見了你便將這話告訴我的叔叔  
叔叔氣得甚麼似的發狠要不許我上學校裏去讀書因此又牽牽連連說我  
白吃他們閒飯長到這麼大也不知道在外邊弄錢你去想想我是一個年輕  
女孩兒高等小學還不會畢業叫我有甚方法去弄錢呢文霞嘆道我早已同  
你講了與其在家鄉裏上這樣非廳非馬的學校放着上海這好地方你不會

去讀書。你又沒有親生父母。你拿定主意。有誰來阻攔。你于飛將文霞望了望。冷笑道。你說的這話倒還輕巧。上海離我們這裏有多少遠。我又沒有盤費。如何去得。我還有一件累贅呢。放在我的身邊。總覺得不大方便。不如交待給你。你替我收藏好了。免得露到他們眼裏。買柴買米也還罷了。我犯不着白給叔。叔去抽大烟東西。雖不值甚麼損壞了。畢竟負了銀枝姐姐的好心。于飛一面說。一面已從身邊一個荷包裏將銀枝在先送他的那副嵌珠金鐲輕輕拿出來。交給文霞。文霞接在手裏。笑道。你若是要到上海。將這鐲子換了。不。穀你一路使用銀枝。姐姐知道你用心讀書。他也不能怪你。于飛笑道。這事且放着。再議。提起銀枝姐姐來。他這一次受的委屈。不曾死得。還算萬幸。他如今已回母家去了。他家老太爺一死。不知他這時候怎樣傷心呢。文霞眼眶子一紅。哽咽說道。我原因為這事狠放心。他不下特地去尋覓你想問你一句話兒。他在母家當初據說是住在樓上。這樓究竟在第幾重房屋。若是從後園子裏。

偷偷進去要經過多少路方才達到他住的所在。你在那邊是走熟了的道路。按着地勢畫幅圖兒給我瞧瞧。于飛聽到這話不禁眉頭一皺，憤憤的對着他說道：你少要胡思亂想。罷你闖的禍還少了便因為這個幾乎累得他尋死覓活。依然不去改悔又來做這樣糊塗舉動。你想你住在他家裏尚且有人監察着你們尋你們的錯處。他那母家房屋又闊人口又多。萬一你冒失跑進去不將你當做賊。活活打死你儘管挖掉我的眼睛。我勸你死了這顆心罷。他同你又沒有別的私情勾當。不過兩下從小兒在一處讀書。彼此脾氣合得來是有何以鬧得這樣天翻地覆。叫人議論你們不是我又不會畫地圖。老實說便算會畫也不畫這樣地圖給你去做這不長進的事……一頓話說得文霞目瞪口呆。冷笑道：你的用心我也知道。只不過妬忌我同銀枝要好。以為我同銀枝好就不同你好了。可是不是……于飛急得哭起來。說道：你同銀枝姐姐好不好與我有甚麼相干？我何嘗妬忌你？你既這樣說法下次你就不用理我。

……說着奪了書包便往外走。文霞知道適才的話說的大意忙陪着笑臉向于飛作揖。叫他不用生氣于飛那裏肯聽。匆匆已走出門外。文霞沒法在後面追着問道：以後我若是要同你說話，在甚麼地方去覓你于飛。走着說道：學校……學校……說過這兩句，已不見他的身影。文霞好生惶愧，沒精打采重行走進內裏，呆呆的坐在書案旁邊發怔。過後細細將于飛的話咀嚼起來，覺得狠有至理。遂將那顆心按定了不去生別的妄念，轉一心一意研究研科。溫理溫理古文倒也安閒自在。但是一個人的性情容易靜極思動。文霞悶在家裏有半個多月光景，又感着孤寂無趣，無以消遣。因想到他父親命他做小說的事，偶然高興真個提起筆來要寫。只是苦於沒有題目，遂又想到銀枝身上。不如借我們兩人的影事編他一部札記小說。仿着蒲留仙聊齋的筆致，幾天功夫倒還撰了有七八千字，還不曾脫稿。在嘴裏念了幾遍，暗想不好不好。如今世界上的文字正在那裏雷厲風行的趨重白話。我忽然做出這某翁某某。

生的文章不要被一班青年看見。牙齒都要笑掉了。麼想到這裏便擋在一旁。不往下續了。畢竟又割捨不得一個轉念。不如將于飛約得來同他斟酌。他若是說好呢。我就儘管編下去。橫豎不賣給人。自家留着賞鑒。也使得。這一天剛是八月初。他就趁着學校裏剛要散學時候去尋覓于飛。走到那裏果見一隊一隊的女學生陸續出了校門。見于飛也夾在人叢裏。遂搶近一步向他招一招手。于飛因為上次同他賭了氣。有好幾時不同文霞見面。此時見了他。頓將前番的事忘得干淨。也就笑嘻嘻的走過來。向他說話。文霞歡喜。喜他的將他引至家中。跨入自家書房替他將書包拿過來放在案上。然後從一個小書箱裏將做好的小說稿子遞給于飛。笑道。你瞧瞧。這是甚麼東西。于飛接過來。一望也笑起來。說好呀。居然冒充做小說大家了。這『銀等怨』名字很。是雅豔。內容一定是再好不過的了。文霞掩口笑道。原是你指教的。你開口轉同我恭維起來。這還了得。于飛這時候也不理會他的話。轉凝神靜氣坐。

在案旁一行一行的讀了下去。文霞不去打擾他，只負着雙手在房裏踱來踱去。約莫瞧他將要讀完方才笑嘻嘻的向他問道：「你是聰明的，試猜猜我這書裏爭娘是誰？」其時于飛已將半部小說讀得完了，只見他斂了笑容，發出一種冷灑聲音，將文霞望了望，復行嘆了一口氣，說道：「怪道有些講道學的說你們這些播弄筆墨的文人交接不得呢！論你這部小說也還稱得起是一種筆墨，爲甚一經捉了筆心術便有些不謙不尬？你問我這爭娘是誰？我知道一定是指的銀枝姐姐，可想這書中姓柳的柳生是你自命無疑了。咳！我不是曾經說過的？他同你沒有別的私情，勾當你此時又何苦來拖他下水？萬一被別人瞧見，又該流長飛短比較你當初那四首律詩，益發情真罪當。」他坐在他的屋裏，如何會猜到你將他這樣捉弄？雖然文明時代講不到那些因果報應，而你居心如此，可是白辜負他待你的一片好心。他如若肯像你這書中說的傳書遞簡，幽期密約……文霞一團高興，不料又碰了于飛的老大釘子正。

是又氣又愧兀的跳過來將那稿子搶入手裏使勁去扯想將他扯得粉碎無如那稿子摺疊太厚急切又扯他不動于飛轉笑着說道我不過勸你罷咧聽不聽還不由你不犯當着我扯那不會講話的稿子叫我難受……一面說又一面去同文霞搶奪兩人正鬧着忽見窗子外面走進一個老嫗是文霞家裏使喚的手裏拿着一封信函喃喃的說道叫他等個回信怎麼攢下來就走了我們少爺呢你且拿去瞧一瞧看是打那裏送來的文霞聽見這話方才放下那小說稿子將這封信接得過來大略望了望見信封上面寫着「葉大少爺親啓本城童寄」文霞怔了一會自言自語說道童家寄信給我則甚我平素同那邊又沒有往來子飛也就踅過來瞧着說道這不像銀枝姐姐寫的筆迹嗎……一句話提醒了文霞登時驚喜交集忙着用手去撕那信封無奈那信封又封得緊緊的越着慌手越發抖又恐撕得大意將內裏箋紙撕壞東張西望正沒做理會子飛看他這形狀狠覺得好笑忙笑着說道用剪子

將這一封口鉸開便好了。你急甚麼呢？文霞遂一疊連聲喊那嬪嬪去取剪子。不防那嬪嬪將信放下之後，徑自走了。文霞見沒人答應，自家便在桌上尋覓，那裏有剪子呢？急得只是跺腳，再望于飛已見于飛輕輕的用了一點香唾，將信函潤濕，揭開來了，在裏邊抽出一頁妃色的薛濤牋紙。文霞好生歡喜，連忙並着于飛香肩一行一行的讀得下去。正不知那裏來的一種花露香氣撲入鼻觀，文霞戰兢的照着牋紙上唸道：「霞弟吾愛！」于飛劈頭看見這四字，不覺微微含笑，儘管將個頭搖得不住。文霞那裏肯去理會，又接着唸道：「一相思之情空勞寤寐。前者承蒙枉顧，不意爲彼偷破壞。今幸返我母家，得以自由。准於明晚人靜之後，姊已屬人不鎖。後門掃花相待，越過小園，便得甬道。約把晤時再訴寸心。姊銀枝鞠躬。」文霞念完之後，只喜得拍手打掌，一張小嘴再也搃合不得。于飛已將那封信擱在一旁，笑着向他問道：「你的意思怎麼？」